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活动项目五花八门
家长想让孩子体验

彭小河是济南市高新区一所学校二年级的班主任,她告诉记者,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现在很多家长越来越青睐让孩子在假期参加一些户外教育,她的班上有43个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参加过各种户外教育。

户外教育,可以简单理解为发生在户外环境中、关于户外环境的体验式学习,丛林教育、探险课程、环境教育、历险治疗等都属于户外教育的分支,而具体外在形式,多是以营地或者旅行线路为主。

在彭小河看来,学生在假期里参加户外教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一上学就哭,无法走进校园,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这名学生让身为班主任的彭小河比较崩溃。不过一次户外教育让这名愁人的小朋友“蜕变”。“这个同学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听说一开始连续哭了三天,后来逐渐适应了夏令营的环境,开学之后更像换了一个人,不像原来一样爱哭了,迅速融入了校园氛围。”彭小河表示,户外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6年12月,国家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发布了对户外教育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得到了来自官方和家长的认可。至此,户外教育被真正当作一个行业来对待。学校推出各类研学旅行活动的同时,不少户外教育机构也纷纷跟进。

记者在山东营地教育网上看到,有20多家机构推出了各种主题的户外教育项目,有水上运动、军事技能、自救互救、马术、传统文化、诵读经典、领袖演说、真人CS等,可以说户外教育机构推出的项目花样十足,选择更加多样化。

创业者纷纷涌入
有的就是夫妻店

巨大的市场潜力,让各路创业者闻风而来,户外教育产业迅速进入到爆发期。采访中,“野蛮生长”是众多从业者对行业现状的一致评价。有数据统计,中国有1.6亿中小学生,其中城镇小学生也就是具有夏令营消费能力的约占30%,有4800万人,这是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热衷户外运动的沈先生是济南一家户外教育的运营总监,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创业做户外教育培训,还是源于朋友



▲近些年来,户外教育大热,很多中小学生参加户外野营活动。图为一家机构的海岛夏令营中,针对小学生开展野外拉练。受访者供图

户外教育受追捧 一个班1/3参加过 不少机构导师资质无证可循,有的就是“草台班子”

夏令营、冬令营,本是传统的课外教育形式,但是近些年来,这类课堂之外的活动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户外教育”或“综合素质教育”,而且内容也是花样百出,成为众多父母最新追逐的教育资源。户外教育成为一种新的课外活动潮流,户外教育机构也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在行业野蛮生长下,专业师资缺乏,监管不到位成了隐忧。

孩子的经历。沈先生说,朋友的这个孩子很难管,注意力难集中,很难静下心来好好看书,“有一次孩子参加夏令营,也是军事化的管理,朋友说在第七天的时候,孩子就因为不遵守纪律被罚做了3600个原地起蹲,在第八天时,教官发现原地起蹲对他没有效果,就罚他做平板支撑,在第六次的时候孩子就哭了。在以后的几天里,朋友的孩子再也没犯过错,回来之后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看书了。”

目前沈先生考取了国家户外教育师资格证。他的机构已经有20条成熟的线路,每季都会推出新的线路,周末营大多都是济南周边。目前已经在青海、甘肃等地开展过营地训练,“我们正准备开发一些国外的线路,比如孟加拉、英国的户外线路。”沈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国营地教育联盟2017年发布的《中国营地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有30%的营地教育机构创始人来自于教育行业,其次是户外和

旅游业等与营地有交集的领域,有28%的创始人是跨界来到了营地教育行业。据中国营地教育联盟的调查,行业内有66%的机构都是在最近3年内才创立或涉足该领域。

像沈先生这样转型做户外教育的不在少数。沈先生表示,目前济南有多少机构在做户外教育,尚没有官方统计,但是课外培训机构或者教育机构都开始做这方面的拓展和转型。

国家高级户外教育师闪电是多家营地教育机构的顾问,同时也是注册灾难救援志愿者,闪电告诉记者,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来做营地教育,比如培训机构、旅行社,或者户外、互联网从业人员,甚至是有的户外教育培训机构就是夫妻店。

师资全靠行业自律 行业监管尚存空白

行业在快速膨胀,问题也随之而来。沈先生坦言,师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国家

尚没有明确规定,要做营地教育,导师应当持有什么样的资格证,接受什么样的培训后才算是具有相关资质。

“导师的资质问题全靠行业自律,我们的导师团队都有相关的资格证书。”沈先生说,“目前,行业中认可的相关资质主要是两个证,一个是从户外训练来讲,中登协行业协会‘营地指导员’资格证,此外,还有人社部颁发的‘户外教育师’资格证。”

而对于这些户外培训机构来说,在成本构成上,师资方面的支出是大头。营地教育最基本的成本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而占到大头是师资的支出。沈先生介绍,一个高级户外教育师,在北京一天的价格能达到3000元,而在济南,这个价格略低,也有2000多元。

另外,在闪电看来,营地教育或者是研学旅行更强调其教育属性。“研学旅行跟平常的旅游并不相同,其本质是教育而不是旅游或者别的什么。”而这就需要营地教育团队除了具备

有资质的导师之外,还要有一整套课程研发团队。

师资力量是影响夏令营品质的关键,还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安全,而安全就是生命线,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对机构的打击是致命的。

然而,国内行业鱼龙混杂,带队的老师也并不一定接受过专业的安全教育训练。闪电告诉记者,国内夏令营中,曾发生中暑身亡、性侵、交通事故等。“有很多安全隐患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排除的,有时候教师是非常好的教师,但是没有接受过安全相关的培训,有些安全隐患就是排查不到。”闪电说。

另外,记者注意到,户外教育行业在国内还属于监管空白状态,涉及教育、旅游和安全,但并没有明确的对应管理部门。创业者只需去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就能开张营业,纯属“草台班子”。如果业务涉及旅游领域,虽然名义上需要公司具备旅行社资质,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并不能严格执行。

父母故去,苏州哥哥欲千里寻山东孪生弟弟 失散40多年的弟弟终有音信

本报枣庄10月29日讯(记者
白雪岩) 10月26日,齐鲁晚报
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有壹粉发
来情报,苏州一位陈先生要寻找
失散40多年的孪生弟弟。壹粉称,
唯一的线索是弟弟被抱养到山
东,其养父在枣庄名叫高某某。这
条寻亲报道发出后,27日,疑似陈
先生弟弟的高先生出现了。

在这条寻亲报道发出后,
很快就有了线索。“就是你们报
道了之后,双胞胎弟弟(疑似)

的朋友、家人都看到了新闻,后
来他女儿联系到我。”29日,“枣
庄圆梦寻亲团”志愿者刘先生
告诉记者,苏州陈先生要寻找的
失散40多年的双胞胎弟弟疑
似人出现了,经过苏州方面志
愿者提供的信息与枣庄寻亲团
方面获取的信息比对,基本能
够确定疑似人高先生是陈先生
的双胞胎弟弟,“但目前还不能
从法定程序上来确认,需要做
DNA鉴定才能最终确定他们

是否有血缘关系。”

刘先生告诉记者,通过苏
州寻亲志愿者方面提供的信
息,这位双胞胎弟弟被抱养到
枣庄后,其亲生父母与养父母
之间还是有书信往来的,但后
来其养父因为工作调动到多
个城市后就断了联系。苏州陈
先生的父母日夜思念抱出去的
儿子,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无
结果,后来其父母抱憾离世后,
陈先生就想找到弟弟。高先生

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也希望
能够尽快确定身份认亲,但出
于对养父母的感恩,考虑到两
位老人的身体,因此他不打算
将这件事告诉养父母。

目前,苏州与枣庄两地的
寻亲志愿者都在为两兄弟的相
认作最后的努力,那么,苏州的
陈先生能否和枣庄的高先生认
亲成功,就看下一步的DNA鉴
定结果。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也会持续关注此事。

